

凤凰·副刊

本版投稿邮箱:ycwbtg@163.com



阅草记

宁夏散文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阅草木本心 著人情文章

艾草香

□刘汉斌(宁夏银川)

艾叶治过我的病,我视艾草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味药。母亲说,我出生以后的“四六风”,让我缩做一团,无法张嘴接受母亲的喂养,随后又是久久不退的黄疸,皮肤黄得像赭纸,身体单薄得像纸人儿,成长中的肠胃不和,肚子经常胀气,身体原本瘦弱,挺着个圆鼓鼓的肚子,就像是在麻杆杆上绑了个圆球,不成人样。与人见面,冷不丁会被人敲一下肚子,听起来像在敲鼓。母亲就不厌其烦地为我艾灸,她一心想通过一支支燃烧的艾柱,将她对我的爱源源不断地输入我的身体,把藏匿在我身体里的病邪全都赶出去。于是,母爱就成了治愈我身上疾病的一剂良药。

母亲为了我才刻意走近艾草。于是在母亲的一心牵引之下,让艾草走进了我的生命。在我的生命语境里,“爱”与“艾”同音同义,难分彼此。小时候每次生了病,我就仰着头问母亲,什么药能治我的病。她的回答一定是艾。她不说艾叶,也不说艾草,只说艾。“艾”是我和母亲对待繁杂的病患时最简单可行的方式。

成长中的滋味,是萦绕鼻尖的一抹淡淡的艾香。母亲对艾草的钟爱近乎痴迷,自我记事起就一直枕着母亲缝制的艾叶枕,并未觉出艾叶枕对我的身体有多大的影响,而母亲用这样一个别致的枕头,只是让艾草的味道如影随形,她把艾草的味道当成了我的护身符,闻不到艾草的味道她的心里就不踏实。我就像是药罐子里钻出来的一样,人们都说,我的身上总有一股中草药的味道。我就借机炫耀,那是艾的味道。每次把“艾”的字音故意加重,使声音变调。

我陪着母亲采摘过艾叶,端午前后的艾叶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从山上把艾叶采回来,在粮房的空地上阴干,收拢之后,是一团团蓬松的青叶,被母亲掬在手中,香味从母亲的指缝里溢出来,在

空气中弥散,屋里的空气能香上一整年。

粮房里有一面墙是专门留给母亲的,墙面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布袋,像挂了一墙的白色的葫芦。每一只葫芦里都装着药草,究竟是哪只葫芦里装着哪种药,只有母亲知道。很多时候,那些葫芦只是静静地挂在那里,成了墙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母亲不识字,记性却格外好,这些东西挂在墙上无论多久,母亲一伸手就能从中取出想要的东西来。

被母亲收集起来的车前子、蒲公英、艾叶、透骨草、秦艽、茴香、莱菔子、青蒿、玉米须、茵陈等等,全都产自山野,都算不上奇珍异草,很多时候,这些植物混居一起,是山野里自生自灭的杂草。母亲勤快,总能在每一种植物最好的时候收集到。然后把陈旧了的从布袋里取出来,把新的又装进去。有些东西总也用不着,它们只是被母亲收集起来。一年中,让这些布袋静静地挂在墙上,全都落满了灰尘,母亲会显得格外高兴。她不断地采摘艾叶和一些植物的茎叶、果实,心里却一点也不想到用它们。若是左邻右舍有人非要找某一种东西配药,恰巧墙上的布袋里有,她从不吝惜。母亲并不懂医术,她只是从赤脚医生或者有经验的长者那里粗略知道山野里哪种植物可以入药治病,她就花工费时地从山野里采集来,挂在粮房里。

艾草丰茂时,阳光如禅。艾草长过了作为医草之用的最佳时节,而它恰恰是长到了生命的最后的时节,低处的草被艾草遮蔽着,同时它也被高处的草遮掩,却不影响它开花结果,艾草会在秋风中落下许多草籽,用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安伏于土地之上。母亲只从艾草漫长的一生中,采摘了一掬带露的艾叶,把对我的全部疼惜和怜爱放进艾叶里阴干、捣碎、揉合,挂在日子里,在我需要的时候,她会全部递给我。



觅。李振文 摄

有感

熟悉的陌生人

□姜奕婷(宁夏银川)

傍晚,我常去附近的公园散步,这里一年中有三个季节杨柳依依,鸟鸣蛙叫,置身其中令人感到轻松惬意。公园中心湖旁有一圈深绿色的健身步道,近几年沿道跑步锻炼的人逐渐增多。

一位常穿红衣的小伙儿头戴止汗带,跑起来朝气蓬勃,浓密的头发随着动作起伏跳跃。我进公园常看到他在跑,我回家时他仍在跑,估计每次跑步都在五公里以上。有位圆脸的中年人,春天初见他跑步时肚子圆乎乎,夏末他已经瘦了一圈,变得结实匀称。有位六七十岁身材精瘦的大爷,虽然速度不快,但节奏稳健,在同龄人中显得精神矍铄。爱扎马尾的姑娘单薄清秀,跑起来轻轻软软,就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树叶。

时间长了,其中的很多人都成了“熟脸”。虽然素不相识,不知对方姓甚名谁,但他们奔跑的身影我逐渐熟悉。有的人一年四季都断断续续地跑,有的人偶尔出现后就不见踪影,还有的人只在某些季节才出现。

每到盛夏,总能遇到一位脸庞黝黑的“国字脸”,他约摸四十来岁,跑步速度不算很快,但步伐踏实有力,身姿非常挺拔,有一种军人的感觉。我几乎每次散步都能看到他,大概是因为皮肤太黑,加之穿了深色运动衫,夜幕降临时有一种近似于“隐身”的效果。

某日我正在欣赏路边的马兰

花,他突然从岔路口跑出来,我一惊,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直往后退。他一言不发径直跑过去,剩下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神儿。这人真是“生瓜”,都不停下来问问我道个歉,我按住突突直跳的心忍不住腹诽。

后来再遇到,我总会瞥几眼,他总是独来独往,表情也极其严肃。不像有的人热身或者跑完步拉伸时,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聊天。他的不苟言笑让我觉得在炎热的夏季,他冷得像一块冰。

一天我散完步正要回家,在公园路口迎面遇到他正打电话,“上海路与科技馆交叉路口非机动车道有一处下水井缺少井盖,请尽快来维修一下,天黑了,现在电动车这么多,走到这里很危险……”。我这才注意到他身旁有个井盖消失了,黑乎乎张着嘴,确实是处交通隐患。他挂了电话,又忙着找来石块挡在旁边,我走过很远忍不住又回头看,他仍站在那里,一边擦着汗,一边向远处张望。

我突然被什么震动了,这位“熟悉的陌生人”让我在微凉的夜里瞬间感到一股温暖。

回家路上,万家灯火,每一扇窗户透出柔和的灯光,像默默注视着我的眼睛,这些灯光后面是一个个温馨的家。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一位位“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生活的城市才会更加美好。

广记

逐水而居

□张兰生(宁夏银川)

银川,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湖城,大小湖泊像明珠玉石撒在城市中。城在湖畔,湖在城中。如白居易赞美的杭州西湖之美,“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到水中央”,夜间的灯火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十六岁时,父亲从兰州来到宁夏,支援建设,我们全家迁移到银川尚勇巷一个粮库安家。大门口直通中山公园的一条大道。望公园杨柳飘拂,郁郁葱葱。一个个湖泊芦苇片片翠绿,水清如碧。我和同院的孩子在水里戏耍,与水开始结缘。有时钻到苇丛里找鸭蛋,或去抓蜻蜓。水的灵秀陶冶了爱水的性情。这就是我家第一次依水而居,乐趣无限。后来搬到另一个离水很近的家,骨子里与水的情感越来越深。我有个朋友,家住陶然水岸,名字就显得诗情画意。在炎热天,居所下面碧水环绕。小院里放一个圆桌,几把藤椅,泡一壶好茶,六七个人天南地北的侃大山,似有古代名士谈古论今,相见恨晚的意思。在茶的氛围中,风吹柳飘,愈发撩起万千心绪。

有一年,恰好爱人单位分红,

手头有了点钱。爱人多年愿望是要个玉镯,我就讲大诗人杜甫临水建草堂,白居易几易其地择水而居,水和人们的生活有精神渊源,人的生活离不开水,人的精神层次需要有水的滋润。后来,我力主买了临水的小楼,邻居们称这里为“小花园”,曲径通幽,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有时下起雨,刮起微风,景色充满着古诗词的意境,有一种“拂面不寒杨柳风,沾衣欲湿杏花雨”之感。小草依依,流水潺潺,飘着一片青霭色,使人赏心悦目。

临水河畔,人们随着琴声翩翩起舞。舞者身着飘飘欲仙的衣服随着水韵,伴随着音律,珠联璧合,“小花园”成了音乐胜地。自从迁到这里,我的懒惰毛病不见了,买了一身运动服与优美风景匹配。爱人原本也不爱动,如今与同伴共舞的优美舞姿响起一片喝彩声。“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人们就这样与水结缘,水韵成了人们的灵魂。“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我们的“小花园”,就如诗句里的心,诗意地栖居在这里。